

# 让爱心传递

方欣来

林奋力地游向落水女子，双手抓住她的身体，一边吃力地游动，一边四处张望，他发现桥墩是最近的地方，上面有供攀援的铁条，只要游到那里就安全了。

呛水加上惊吓，女子已说不出话来，但意识还清醒，她没有挣扎，尽力配合营救，任凭彭清林带着她往桥墩游。桥上有人抛下几个救生圈，两人抓住救生圈，好不容易游到了桥墩，等待救援。

很快，杭州上和滨江分局的派出所民警、水上治安分局的快艇都赶来了。民警把女子拉上快艇，要彭清林一起乘快艇去码头。彭清林打量了一下，码头离桥有一段路程，一来一往，要耽误不少时间。他惦记着没送完的订单，要是延时送达，得扣分，对方可能给差评。他婉言谢绝后，以最快的速度向岸边游去。

上岸后，他麻利地穿上鞋子，套上外套，抹了把脸上的水，捡起地上的手机，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“来不及了！”顾不上全身滴滴嗒嗒正掉着水珠，在众人的欢呼和目送中骑车离开。

一路紧赶慢赶，结果还是迟到了十几分钟。彭清林一再表达歉意，对方只是微微一笑，并未和他计较。彭清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

## 二

彭清林赶紧往回走。闷热的风掀起他的头发，很快把湿透的衣服吹干了。天还是阴沉沉的，太阳藏在灰蒙蒙的云层里，对快递职业来说，这是难得的好天气，不用淋雨，也不用承受暴晒。彭清林想趁着这样的好天气多送几单。

接着送完一单后，一阵疲惫突然袭来，尤其是屁股特别痛，几乎不能挨坐凳，腰也不能左右摆动。他想，也许是落水时姿势没调好，几乎是坐下去的，受力面积大，受到了冲击。疼痛难耐，他决定不再接新单，掉转头，回到了西湖区古荡街道的出租屋。

推开门，还来不及歇息，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分局望江派出所打来电话，让他过去一趟，做个简单的笔录。

一进派出所，媒体记者们围了上来，话筒、闪光灯、摄像机一齐对着他。这样的场面，彭清林还是第一次见到，突然间夹在人群中，他脑子有些恍惚——一件小事而已，怎么弄出了这么大的动静？彭清林还不知道，有人把他跳水救人的视频发到了网上，现在，他已经成了这座城市的名人。

接受完采访，回到出租屋，屁股比刚才更痛了，背也开始痛，一躺到床板上，一阵剧痛传来，只能勉强靠在床头，尽量让屁股和背部悬空。

第二天，疼痛难耐的彭清林来到医院，经过全面检查，医生说，由于从桥上跳下冲击力太大，导致他胸椎压缩性骨折，需要住院治疗，幸好内脏没有损伤，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。

这样的结果让医生长长地吁了口气，他们说：“不可思议，真是太幸运了。”那天，正是

退潮的时候，事后经过测量，桥面离江面有十二米，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，胸腔所承受的压力相当于五个成年人同时压下来，腿部所受的压力高达六七百斤。

听医生这么一说，彭清林感到一阵后怕。有记者问他：“当时你怕不怕？”彭清林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怕，当然怕啊，这么高谁不怕呢？但救人要紧，顾不上怕。”

在医院里，彭清林想得最多的事就是尽早康复，好离开这里，继续自己的工作。救人的事，他没有告诉任何人。父亲彭辉义在温州打工，看了朋友当天晚上发来的视频后才知这事，赶紧打电话给儿子，一再询问感觉怎么样。电话那头，父亲显然十分焦急：“你总说没事没事，看完视频，我吓得差点晕过去了，从那么高跳下去，我担心你受伤。”

彭清林轻描淡写地说：“爸，我没事，你只管放心。”

## 三

住院期间，有一天，被彭清林救起的女孩来到医院。这个女孩二十来岁，被救起后身体没有大碍。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彭清林，她泪流满面，觉得自己把他害成这样，只怪自己一时糊涂做了傻事。

投水的那一刻，她万念俱灰，到水里后，却猛然省悟过来……她对彭清林说：“感谢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”

彭清林见女孩依然郁郁寡欢，便将自己的经历讲给她听。

选择杭州之前，彭清林去过很多地方，从事过多种职业。温州、上海、广州，卖过饭团，摆过烧烤摊，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干过。身材单薄的他，和很多年轻人一样，不甘平庸，心里始终装着梦想。

在攒下一笔钱后，2016年，他做了一件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骑上一辆自行车，背上最简单的行囊，他独自从广州出发，一路穿山越水，到达拉萨后，坐车到北京，再从北京骑行回到广州。

那年6月，一个晴朗的日子，彭清林骑着车经过藏区时，突然下起了冰雹，气温急剧下降。穿着单薄的他冻得直打哆嗦，冰雹砸在身上，一阵阵刺痛。

“年轻人，快进来！”循声望去，彭清林看到一位大叔正在朝他挥手，他跌跌撞撞地进了屋子。

屋子不大，陈设简单，中间放的盆烧着通红的火炭，一种家的温暖扑面而来。“快把衣服脱了，要不感冒了就麻烦了。”大叔呵呵笑着，端来一杯热茶，还拿来了一件羊皮袄。

穿上暖和的羊皮袄，连喝了几口热茶，彭清林眼眶突然红了。

这趟千里走单骑，他见识了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，更见证了陌生人的善意。这让他坚定了内心的想法，继续走下去，去一座理想中的城市，在那里安顿下来，认真生活。

2021年秋天，彭清林来到杭州，游历过西湖周边的一些景点后，他辗转于街头，留意到这座城市一个特别的地方，但凡行人过斑马线时，不管有无红绿灯，车辆都会主动停下

来，让行人优先通过。这个细节打动了，他决定留在这里。喜欢骑行的彭清林，成了一名奔波于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。

外卖生意不错，每天早上7点出去，到凌晨回来，生意好的时候，一天能跑一百多单，虽然累了些，但收入还算不错。

彭清林对女孩说，我们都是年轻人，在外打拼，难免有压力，给自己放个假，看看祖国大地上的美景，想想美好的事情，调整心态，好好生活。

从医院出来后，彭清林依然像以前一样，骑着那辆电动车早出晚归，走街串巷送外卖。他觉得，健康真好，每天都能踏踏实实地工作，真好！

## 四

好事传千里。临危不惧，凌空一跃，浪涛之上那个矫健的身影，感动了杭州，也感动了许多人。

因为彭清林的义举，杭州给予他奖励，可以在三年内向评选推荐地申报户口迁入登记，并给他颁发了“见义勇为二等功”，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分局授予他“一等治安荣誉奖章”，外卖平台授予彭清林“先锋骑手”称号……最让彭清林想不到的是，当地一所高校向他发出了学习深造的邀请，“真是没有想到，这辈子我还能上大学。”彭清林感到特别开心。

家乡也没忘记他。桑植县委、县政府给他十万元慰问金，为的就是弘扬善举行为，匡扶人间正气。有一位株洲的网友联系到他，要给他捐赠十万元，彭清林几次谢绝，但对方执意要捐。彭清林说，那你就捐给我们的教育部门吧，用来改善学校的条件，让孩子们有更好的学习环境，接受更好的教育。后来，那十万元捐给了县教育局。

初秋，彭清林从杭州回到了桑植，这是他救人后第二次回乡。彭清林回了趟走马坪白族乡的老家。那是个偏僻的小山村，离县城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，山路七弯八拐。外婆家的红砖房子坐落在山脚，门前的田垄里，稻穗低垂着头，正在由青转黄。东一片西一片的玉米，叶子已晕染上秋色，高高的玉米棒举在秆上，等待着主人收回家。

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，对他来说是那么熟悉。父母在温州打工，几年难得见上一面，他打小就学会了自立，喂猪、放牛、做饭，甚至是种花生、收玉米，这些事都会干……彭清林徘徊在长满荒草的屋坪里，31岁的他想起了许多过去的事情。寂静的山野，夏天悠闲的午后，漫长冬天里的风雪，孤独的童年，对远方的憧憬，还有爷爷奶奶跟他讲过无数遍的贺龙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。

9月初，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，在桑植县举办的“彭清林爱心公益中心”捐赠现场，彭清林将之前获赠的部分爱心款，捐赠给二十四名家乡贫困学子。他说：“因为以前被人帮助过，温暖过，改变过，所以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传递爱心，帮助别人。”

爱心在传递，善举正延续……

版式设计：汪哲平



## 遇见

从四川德阳城里到高槐村，即便车开得慢悠悠，也不过半个小时车程。正是这半小时的车程，让城市和乡村之间，有了贯通之感。高槐村青山绿水，鸟语花香，以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为依凭，编织了一方雅静之地，犹如闹市之侧的世外桃源。

平时路过此地的朋友，经常会不由自主地将方向盘一拐，开车去村庄里溜达，顺便喝杯本地的土茶，呼吸一下像被清水洗过的新鲜空气，顿时人就感到身心俱爽。

夏天的一个周末，我和几位朋友去高槐村寻踪。行至半山腰，只见不远处一座山房门前，立着一排排木架，上面挂满了各色图案的染布，像彩色的海洋，在微风中荡漾。

山房主人周中罡和妻子胡榕，是我的熟人。他们曾从事传媒和文化创意工作，经过多年打拼，早已在城里扎下了根。不过，他们现在的身份是高槐村的新农人。

周中罡饶有兴致领着我们往村里转。一路上，村民都跟他热情打招呼。看来，村里的人都认识这两口子，因为，正是他俩“无心插柳”，让昔日“挂号”的贫困村焕然一新，成为这一带旅游休闲的热门景点。

十多年前，周中罡两口子自驾采风，无意间发现了高槐村这个桃花源一般的地方。头上的天空瓦蓝瓦蓝，林间的小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小猫悠闲地溜达，小狗摇头摆尾地示好。村里的老人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归。年轻人则很少遇到，估计都外出打工了。

虽然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往外走，但在周中罡眼里，高槐村却是一个让人稀罕的地方。这里有山有水有灵气，距离城市又近，来回方便。他和妻子合计，租下一个闲置的小院，周末过来种菜、浇花、写字、画画，过一过田园牧歌般的日子。

夫妻俩将小院改造为高槐村第一家乡村咖啡厅，希望附近的村民闲暇时，也能来这里品尝一杯咖啡。

高槐村的半山腰上有一间山房。周中罡告诉我们，胡榕一直喜欢摆弄那些棉麻质地的布料，喜欢把棉麻染出各种花色，希望有一处属于自己的染房。建这间山房，算是满足了她的一个愿望。

在这里，染房里的所有染料，都取自高槐村的天然植物，这也是胡榕最为得意的地方。她总爱以山水为背景，在布料上染水、染山、染云。

在高槐村，蓝天白云触手可及，诗和远方，就在眼前的现实生活中。只要按着高槐村本来的样子着色，就能染出一件件养眼的作品。飞舞的蝴蝶、嬉戏的蜻蜓、花丛中的小蜜蜂、暮归的牛羊、水中的倒影、山石中繁茂的鲜花，各色可爱的飞鸟……信手拈来，皆是胡榕染布作品的源头活水。

胡榕的染房在周末还设立开放日，吸引了不少游客观摩，其中不乏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体验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。兴之所至，胡榕会手把手传授技艺，帮助孩子们完成一件属于自己的染布作品。晾晒几分钟后，小朋友们即可把作品带回家。

高槐村渐渐有了名气，吸引了众多人来到村里创业，逐渐发展成特色餐饮、民宿、陶瓷、木雕、非遗手工业等文创复合型产业群，入住新农人达六十余户，年接待游客达七十万人次。

艳阳高照，胡榕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一边夸天气好，一边将刚采摘的新茶晾晒到小溪旁的木架上，然后拉了把椅子坐在树荫下休息。胡榕笑着说，有娘在的地方，就有家的味道。当初住在城里时，老母亲不习惯，经常说这里不舒服、那里不舒服。到了高槐村，仿佛身子骨突然就变硬了，母亲和村里的老人们家长里短、摆龙门阵，整天都笑呵呵的。小孩子叫一声婆婆，她都像喝了蜜一样，心里能美上半天。

中午，周中罡夫妇招待我们吃柴火鸡，一口铁锅周围，贴着一圈香喷喷的锅边馍馍。我们说说笑笑，酒喝干再斟满，那种惬意的乡情乡景，那种久违的烟火气息，让人心头生暖……

卸任村干部多年的大叔，正在槐荫下与大家攀谈。仅他在任上将深山里的甘泉引至每家每户这一件事，就值得让人敬重和铭记。他也是我的朋友，每次我回村逢着他，他都会将村里的大事小情说与我听，还时不时鼓励或批评我一番。他说的，我都洗耳恭听，反思如何更好地做事做人。

山下有朋友，即便不常走动，我们也会在不间断的联络中，珍视彼此的情谊。有时，我会为他们身处青山绿水间、遍尝地道土特产而高兴不已；有时，会为他们迎战自然灾害、直面各种挑战而揪心牵挂。虽然他们在最基层，做着最平凡的事，但我却能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感受到执著的坚守、朴素的温情，以及美丽的风景。

版式设计：汪哲平

# 乡情深深

张金刚

书房、画室、小花园，多功能、高品质！”香茶几盏、瓜子一盘、红枣数颗，我们畅聊文学和人生，几乎忘了时间。稍后，阳光房内，又一起包饺子、进午餐、品枣酒，其乐融融！

饭后，杨老师端起调色板，在画架前开始创作。郑老师凑到近前，扳过他的头，麻利地给杨老师扎了个马尾小辫：“这才有艺术范儿！”我心生感动，他俩家在乡下，小儿有疾，学校、镇上、医院、家里，奔忙不休，却忙里偷闲，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，有情有趣。临走时，郑老师塞给我一瓶珍藏的枣酒、一兜现摘的蔬菜：“酒是陈的香，菜是新的鲜，尝尝！”

经人引荐，我认识了乡下爱写作的崔哥。乍看崔哥，朴素的外表、真诚的谈吐，典型的农人形象，与作家好像不搭界。然而，他却是一位坚持梦想数十年、隐在农村山野间的农民作家。他扎根农村，吮吮着大地的灵气、参与村里的事务，将家乡的山水风物、生活的爱恨情愁，甚至他担任村干部、办家庭手工业工厂、带领乡亲们致富的丰富经历，都化进了他的小说，读来真实、朴实、厚实。

事务缠身，崔哥养成了躺在床上用手机

写作的习惯。用崔哥的话说：“夜深人静，月光如水，虫鸣如歌，亲手让如是故乡，在文字里呼吸，在故事里鲜活，一切烦恼和疲惫都烟消云散了。”崔哥写作的精神让我感动，着实在不易；也让我羡慕，甚是浪漫。

村里庙会那天，我赴崔哥的家宴。柴火土灶煮的红枣粽子、炖的土猪肉和水库鱼，村里人的真诚与盛情，皆外化于丰盛地道的一菜一饭之间。午餐进行到下午的大戏开场，也不愿散，任铿锵的锣鼓、悠扬的丝竹、婉转的唱腔，做了我们欢聚的背景音。我和崔哥也在农家小院、林荫小路、山前水畔、丘壑沃野相约，若岁月不弃，定写作不休，让挚爱的故乡在我们的文字里绵延永恒。

我的故乡“苍山”，曾一度让我想逃离，现在却常常入梦，让我日思夜想。每次回到故乡，我都会遇见熟悉的乡亲们，他们大都不迈，但只要他们在，故乡就在。他们从小看我长大，是我珍贵的“忘年之交”。

满头白发、步履蹒跚的大婶，家住村口，是我回苍山时常遇到的人。她抬起浑浊的双眼，眯着眼我，说：“小刚回来了？”我应了一

## 逐梦

杭州的6月，夏天才算是真正拉开序幕。蝉在行道树上不知疲倦地歌唱，潮湿的空气中涌动着一股闷热。

那天下午，彭清林像往日一样，骑着电动车从出租屋出发。他刚刚接到一个单子，把一部手机送到滨江区。这是个阴天，天幕上铺着灰色的云层。彭清林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，周围的一切都那么熟悉，毕竟，他在这座城市里来回穿梭已经快两年了。

1点多的时候，彭清林到达西兴大桥。桥上围了很多人，黑压压一片，目光齐刷刷地望着桥下的钱塘江。

彭清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好奇心让他停了下来，往江面望去。这时，他看到一名长发女子正在水里挣扎，眼看着就要没进水里。周围一片嘈杂，有人在拨打报警电话，有人跺着脚对女子喊着什么。

再不救就晚了！彭清林来不及多想，三两下脱下外套和鞋子，就往前冲。身边一个人对他喊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救人呀！”丢下这句话，他麻利地翻过桥边的围栏，站在桥栏外面一条窄窄的水泥缝上，面对江面，双手反抓住栏杆。

眼前豁然变得空旷，他这才发现，这比隔着栏杆看到的要高很多。他一边掏出手机往地上一丢，一边惊叫了一声：“有点高呀！”

他目测了一下，桥面离江面有四五层楼那么高，在那一两秒的时间内，他心里涌来一阵害怕，这样跳下去十分危险，但他顾不上想后果，只是在大脑里飞快地一闪而过——以什么样的姿势落水才会对身体的伤害小一点。

彭清林出生在湖南桑植县走马坪白族乡的一个小山村，小时候经常去河里玩水，有过一次难忘的经历。

那一次，他从桥上直接往水里跳，三米多的高度，整个身子直接拍在水面上，他顿时觉得像扑倒在坚硬的泥土上一样，身上传来一阵剧痛，过了一个多月才缓过劲来。后来，有人告诉他，跳水时最好是双脚先入水，这样接触面积小，既不用担心呛水，又能将伤害减少到最小。

回过神来，他双手一伸一缩，活动了一下身体，有人好心地提醒他：“慢点，慢点。”他似乎没听见，再没有任何犹豫，猛地凌空一跃，伴随着人群的惊叫和“嘭”的一声巨响，身子直直地砸进水里，江面溅起一团高高的水花。

那一瞬间，他的身体像铅块一样重重地往下坠，鼻子里灌满了水，一种眩晕感席卷而来，脑子顿时一片空白。头浮出水面后，彭清

## 大地

我来自乡下，定居小城。我有很多乡下朋友，他们让我感到快乐与幸运。郑老师就是这样一位朋友。她邀了我数次，终于趁个好天气，与朋友一起前往她在乡下的小院。在乡下有个小院，多么幸福，多么诗意，郑老师与她的爱人杨老师，便坐拥这份幸福与诗意。

郑老师，在村小学教书，还写文章；杨老师，在镇政府工作，写文作画，还给村里孩子上公益国学课。那天，郑老师头戴渔夫帽，身着花长裙，在路口迎接我们。穿过整洁的街巷，沐着凉爽的林荫，伴着悦耳的鸟鸣，说笑之间，我们被引至一方漂亮小院前。郑老师紧走几步，推门示意：“欢迎光临寒舍！”何“寒”之有？堪称雅居。本是五间北屋檐下的土院，被玻璃屋顶、落地门窗一分为二：院墙内为院，露天，土地面，石甬路，种着应季花蔬；门窗内为厅，连着正房，铺了地砖，摆着盆栽，布了画架、书橱、茶台。

杨老师躬身相请：“山泉水煮了好茶，请落座！”我环顾一周，称赞道：“也就两位老师能有这巧思，起居室、阳光房、会客厅、茶室、